

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二目錄

北直隸順天府二

歐信

夏昂

鄧璋

馮傑

朱驥

甯河

周盛

牟斌

柴義

張欽

楊泰

楊和

史道

萬英

王儀

陳儒

徐珏

陳堯

宗禮

蘇志皐

劉效祖

福時

王遴

王鈇

趙錦

劉體乾

李玳

姜
壁

張祥

楊慶

江
北

王
原

尹山人

崔鑑

楊
墳

補遺

武周文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

北直隸順天府

歐信

歐信字孚先薊州人成化甲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奉命賑京西活饑民以萬計爲郎中督餉大同增置東大有倉乘賤易粟備用歲積至五十萬石歷浙江叅政河南右布政使山東左布政使俱有聲稱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始至卽選將訓兵綜理屯牧以修舉廢墜未逾年卒賜祭葬如例信脩幹美儀邊幅整峻才足集事亦一時能吏也

夏 昂

夏昂字景德順天宛平籍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
工科給事中陞本科右給事丁憂服闋復除禮科陞
本科左給事中弘治癸丑充會試同考官歷湖廣叅
議福建叅政陝西左右布政使南京太僕寺卿陞右
副都御史總督南糧儲尋陞工部左侍郎卒賜祭葬
如例昂爲人醇謹直質不脩邊幅居官以廉慎稱

鄧 璋

鄧璋字禮方涿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授江西南昌府
推官弘治七年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十五年陞大理

寺右寺丞尋轉右少卿正德元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智勇公勤虜人畏之遼東人呼爲鄧鐵面三年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六年陞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值流賊作亂運謀勦平之八年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兵部未及履任奉勅賑濟江西事完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時哈密陝巴死其子立不行正事屬夷哈卽欲謀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令頭目看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段匹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

方去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
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經畧時虜大舉入寇直
犯隴州璋隨機戰守虜遁去改撫甘肅地方繼陞南
京戶部尚書十六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馮傑

馮傑字秀夫涿州人成化丁未進士任知縣陞知州
歷南京刑部員外郎中擢知府繼擢四川兵備副使
劇賊倡亂率兵奮勦屢致克捷大振軍威乃復深入
賊巢陷陣死有司具實奏聞上甚嘉悼贈按察使
建祠祀之輿觀還鄉諭祭營葬廕一子本衛世襲

百戶

朱驥

朱驥大興人久官錦衣 憲廟時掌衛事十四年雖
柄陟崇要一務長厚不少逞於糾緝有涉註誤者輒
縱舍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皆死驥
矜之奏從未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鈎致徼功有真
惠爲妖書株連百輩坐死驥奏逋減戍邊往錦衣用
巨梃勵威驥獨易之嘗從高陽伯禦虜斬獲有功擒
把禿王以歸驥小心慎密未嘗妄興一事亦未嘗輒
遣校上下安焉前後所積擒捕功甚夥驥有所論列

率推諸官校以故從之蒞事者多至顯官而驥不與也累荷 恩賞委任獨至大司馬嘗奏稱其老成得體敦厚不刻焉

甯河

甯河字伯東別號石津通州人弘治乙丑進士任戶部主事謫遷河南臨漳縣知縣治有政績陞山東德州知州隨都御史馬中錫撫處流賊將就平爲中璫沮抑當路者知其才擢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信陽時信陽爲盜賊窟穴河至發奸擿伏雖間里銖兩之姦皆無遁遺一時大盜捕治殆盡郡人稱兵備信陽

者前後無倫匹也以疾告歸信陽人爲建生祠祀之

周 盛

周盛字永昌號誠齋其先吳縣人也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師廼爲順天大興縣人盛童時卽謹禮容動遵尺度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誦讀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歎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尊禮學成諸生咸心下之凡七應試輒弗中有爲流涕者盛口吟曰丈夫有命將奈何及歲貢入太學太學諸生亦心下之每試首冠諸生然而終不遇也弘治乙卯選直隸沐陽縣令

其治敦大體絕苛刻厚重廉謹嘗有鄉人竊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爲羞鄰里如是貽之斗米居無何里有遺物候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令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民泣送之如失慈母歸而家居徒壁立顧終日陶陶賦詩奕碁爲樂焉

牟斌

牟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莖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上奏時諸僚屬陰置其

名而斌實他出斌曰古人耻不與黨人乃以得與名爲悔邪瑾令獄詞去䟽首權閣字目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自白於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宜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其曲庇言官矯旨廷杖垂死瑾誅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斌治內臣賄張雄并以賂斌斌不從而祥得不死然雄竟以此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當斌再用時適喪長子工部官以三百金爲賄斌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且及矣斌屢屢敝衣再遭禍處之怡怡然

柴義

柴義字時中號宜石其先仁和父潤以軍功授錦衣百戶遂爲順天人義登弘治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劉信以毆傷人被誣繫獄劉瑾庇所厚者屬義坐信死義不從瑾銜之圖中傷而瑾敗壬申擢用通政右叅議嘉靖乙丑進左次年上親擢爲通政使傳命通政官奏事一如柴義戊子冬義出造親友方歸忽得疾不能言而卒義孝友謙和人樂親之家居儉朴如未仕時卒年僅五十六上悼惜命賜祭葬如例

張欽

張欽字敬之別號心齋通州右衛籍正德辛未登進士第任行人司行人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奉勅巡視居庸關時武廟欲出關北狩乘輿已迫關矣欽時在關乃閉關三勒䟽堅請回鑾武廟壯其忠遂止居臺卓有聲望僉議卽當京擢會言事忤當道出知陝西漢中府未幾總制都御史楊一清特薦陞按察司副使兵備延綏歷陞山東山西福建叅政按察使左右布政進太僕寺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陞工部右侍郎

楊 秦

楊秦初登第卽除行人時 聖駕欲南狩抗疏懇留
廷杖謫國子監學正嘉靖元年 詔復爲行人授福
建道監察御史 欽差陝西清軍復 命掌四道印
議 大禮不合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平寇有功 欽
賜表裏分賑川北川西道饑民以勞瘁卒於官蜀人
惜之

楊 和

楊和字節之固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
嚴重剛方不愧暗室且絕口不言人非晚領鄉薦授
遼州學正陞山東青州府學教授謫直隸徐州學正

被徵陞國子監學正歷任教職勤於訓誨造就人才
居多又篤於恩義當時生徒咸欽仰之陞代府左
長史未幾卒於官比歸行李蕭然平昔不務蓄積惟
嚴於教子所至必爲擇師以講明義理不專於科舉
之學也其在徐州路當水陸之衝名公巨卿道經徐
者必使諸子執贄求教以聞所未聞故皆掇巍科致
盛譽爲海內聞人長子維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一甲
第二名授翰林院編脩官至左庶子兼侍讀次子維
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官
至南京太僕寺卿

史道

史道字克弘號鹿野家世涿郡父栢菴諱俊中成化
戊子解元乙未進士官至潁州兵備僉事誕道時夢
一方士鬚眉皓然揮扇而入因遂命名道應正德癸
酉鄉試栢菴見道三場文卽封一柬遺之令勿發及
聞報中解元視之乃對一聯云二三千人中文章魁
首四五十年来父子解元比時相傳以爲美談甲戌
會試中式未及廷對翁栢菴卽世道哀毀過禮廬於
墓側三年服闋賜二甲進士出身選授庶吉士改兵
科給事中劾江彬神周李悰等包藏禍心謀爲不軌

劾太監魏彬及其弟爲江彬之兒女婚姻劾都御史
劉達之阿徇江彬劾太監張忠張說等之專權亂政
劾兵部尚書王憲黨惡通賂劾蘇進劉祥等爭獻淫
邪虧損聖躬劾太監武忠等之網利害人穢行無忌
劾太監蕭敬名下劉恭等之撥置壞事諫止大學士
楊廷和蔣冕及太監張佐等封爵諫止豹房新寺銀
兩免送內庫悉發太倉諫止 世宗登極後復蹈
武宗朝弊政四十餘事論救王瓊等之死遂蒙謫戍
輕處章疏凡數十百 上俱嘉納嘉靖改元奉命賜
玉帶一品服出使朝鮮至其國饋贐一無所受雖皇

華集亦却之朝鮮國王以道之清介奏聞且以皇華
集封進 勅禮部頒給劾奏大學士石齋楊公疏其
不法三十餘事奏入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已而復下
詔獄給事中閻閎御史曹嘉相繼論救俱蒙降謫道
謫陝西金縣縣丞嘉謫四川茂州判官閎謫雲南蒙
自縣縣丞道及閩嘉俱嘗爲庶吉士故時稱爲館中
三傑臺省數十人交章薦之仍復道原任兵科給事
中道以旣經陞授外任具疏懇辭遂蒙俞允復江西
按察司僉事無何改河南僉事兵備潁州比時潁人
以道父子俱嘗兵備潁州相傳以爲盛事陞光祿寺

少卿適正卿缺且供用乏甚皆借太倉及馬價取給
焉道至卽署寺事雖宮闈之用不經者悉奏罷免比
時中貴皆憚其科中舊名所裁省無不奉行以是署
印年半積有庫銀二十餘萬 上察知其忠殊極眷
注時首相遂菴楊公次相羅峯張公不相協睦道卽
上章爲辨真賢以承嘉會平戾氣以消災變事奏之
得溫旨近百言尋陞大理寺左少卿未幾推道延綏
巡撫時道病消渴面容瘦甚閣臣以 聖意爲諭史
道近病不可以邊事勞之竟點陪推者無何以道爲
坐院僉都御史時天下歲貢士子不以年資名曰拔

貢道卽奏爲請復歲貢舊法得溫旨右都御史汪誠齋每陞堂見各道御史間少一二人遂欲責治道乃懇切勸止云御史糾彈百僚今辱之廣衆之中後將何以展布是所存者小而所失者大殊不可汪遂止時刁惡童源者媒諸貴家之事以奏且并以三法司納賄訐之比時諸公憚源之刁莫敢誰何道獨據法折之從重發遣監生詹榮訐奏吏部侍郎徐縉旨下三法司會問緣縉爲羅峯所不喜問者心知其冤莫敢出一言時道方以病在告蒙特旨宣召令同會問道乃反覆辨詰榮竟屈服遂問罪發遣時羅峯奏夜

二鼓小僮隔門接到徐縉禮束開有黃精白蠟之數
汪遂欲劾奏道乃止之云臺綱大臣非可風聞言事
况是暮夜彼此未見必有奸人乘機造害者汪遂止
下都察院叅看汪遂以道勸止之言奏之 聖明但
付之不問壬辰考選庶吉士已經定有名次禮部尚
書夏言申奏旋復報罷道卽奏爲嚴選真材以光盛
典事遂蒙俞允行令再考如數作養給事中鄭準以
言謫典史當應朝時中途患病誠齋卽以逃回罷官
惟道獨不舉筆講解甚力汪拍案大嚷次日給事中
孫應奎據實劾奏汪奏辯以準爲怨望君上史道再

三攔阻坐是孫謫縣丞道遂罰俸半年十三年陞大理寺卿未幾都察院掌院事缺員屬道署掌四月內科道互糾題覆二次俱以尚有奸惡顯著者責吏部黨護時道過大明門與汪遇諸塗乃力言人材可惜老先生留得一分是一分汪亦以爲然及有旨再考汪遂奏道替科道作說客復奉旨回話罰俸五月坐是汪切齒銜之一日會推官以其到遲遂叅奏降道山東布政司叅議及陞辭以行禮到遲被糾冠帶閑住嘉靖十五年特起道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值總兵李瑾之變有勸其勿携家者道乃奉王太淑人

以行年八十餘人心遂安道見連年失事係將官不能奮勇遂慨然以身先之次年二月親自督兵會同總兵官梁震玉林川斬獲甚衆本年三月沙河等處斬獲又多奉勅獎勵賞賚有加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雲中軍民雜處兼以宗儀之府第日繁民居益促甚苦之鎮城之北舊有一城古草場也道奏許令民間居住民極稱便大同鎮屬孤懸朔漠士子調考極爲虜患所苦道至卽具疏酌處遂改隸本鎮分巡僉事提督學校士子至今懷之八月內妖賊楊通等礦賊王喜等叛軍劉喜等欲先殺代王及

鎮巡等官謀已定道設伏擒獲一夜之間旋即剿平
十七年達賊入犯丁家村復多斬獲是歲雲中旱甚
諸宗室及司府官禱之不應道乃自爲文詣雷公山
禱之時方烈日比回卽雨下沾足禾乃大收十八年
虜賊四萬大舉入寇碌砣河道逆戰克捷大同鎮城
二十里外卽係虜賊屯牧之處輕騎往來時出剽直
至城下追逐按伏糜費額外錢糧數十餘萬先年二
次議脩五堡都御史張文錦總兵賈鑑俱各遇害道
至卽身任其事創立五堡聲勢相援虜賊遂不敢犯
開拓出膏腴田土數萬餘頃此皆二百餘年虜賊常

川住牧之地一旦收而入之版圖真足爲國家萬年之利工完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陞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十九年二月賊犯乾河門十二月又犯泥河兒道連戰皆捷二十年陞兵部左侍郎回部管事適遇大虜入犯山西本鎮諸將俱各隨賊以往復有守營賊衆動以數千人犯道二次身親督戰俱獲全勝本月以內艱回籍二十九年秋虜賊入犯畿輔召復兵部左侍郎道携家僮數人卽倉皇奔赴時虜倡獮蘆溝橋一帶肆行劫殺行旅絕者數日已道旣行旅人數千皆荷鋪執挺隨之於後京師之路遂得相

通比時鄉人殊極壯其行及抵京中外人心皇惑部
中危疑特甚道至卽署事部中正色直言每有題覆
多見嘉納人心遂安未幾復以防邊禦虜至計列款
陳奏蒙旨嘉納次年邊事少寧道以往年邊城暑月
值太淑人大故晝夜號泣且復從事鋒鏑之下遂成
目疾後雖少愈每遇多勞輒復患作乃懇以目病乞
休荷蒙俞允歸休甫及七日隨復召還勅令處置宣
大邊務且有嚴旨不許退避比時宗屬親黨以及遠
近大小無不爲道寒心若不敢以生還爲期者道陛
辭九卿以下及諸朝士俎餞北郊無異荆軻易水之

別道但以慷慨激發承之且對衆大言曰堂堂天朝
儘有冠冕大樣題目好做却以大臣爲牙行於此行
大有所未堪爾及發二子泣以相送道慰之曰勿恐
吾之與虜臨也以恩信結納乘機構會可以縛名王
而獻之闕下爾曹第安之豈可效兒女子輩相對泣
耶及至就事之日調停區畫殫盡心力虜卽縛妖逆
蕭芹等爲獻奉旨陞兵部尚書賞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裏道以酋首俺答爲諸虜梟雄設能剪除此賊則
賊之諸子素不相下必不攻自潰可以殺其勢而爲
中國之利乃密以方畧授指揮林叢蘭等卽萬一成

功慮有追者乃出虜營北行且轉而向東可達陽和
達陽和則達大同矣先是道有此意恐驗功時無以
爲真僞之辨乃犒賞之際令善寫真者暗描俺答之
像以歸雖叢蘭等莫能測識其故也惜其事方在計
會有旨催取協理戎政道遂行道入居庸以同事之
人難於相處但稱目病侵甚卽於塗次上疏乞休奉
旨勉留復具疏懇辭 聖明見其情詞懇切特賜俞
允復以擒獲功加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百戶道
歸家未幾而卒合郡之人皆赴吊盡哀至有不能認
識其爲誰者

萬英

萬英字子俊順義人性端慤尤不喜組麗補邑弟子
員文譽籍籍同鄉有趙公見而噐之卽字以女早失
父事繼母以孝聞舉進士選授兵垣時逆瑾虺颺縉
紳獨閭閻持大體有 命查錦衣官校不係軍功者
罷之瑾親党皆應革不待事竟遂出守池州下車卽
革秤頭銀七百兩流賊望風不敢犯無何改永州永
素號難治且多宗室治之無異於池又永旱三歲禱
於城隍隨大雨以外艱解任遂不起

王儀

王儀字克敬別號肅菴文安人也儀爲人濶達警敏
沉密有大畧自諸生時已諳人情世務正德丁卯舉
於鄉嘉靖癸未登進士授靈璧縣令值歲大侵盜饑
相望民各鳥散儀下車不及解衣卽掊鎖出倉粟與
民設糜以飼疫者所藉以全活甚衆奸民有窩盜者
衆至千官府不敢問儀廉得其素昵者明貸其罰藉
以報諸盜出入及得盜書出信乃督捕人卒至獲其
主卽火其家盜來無所著邑遂靖俄改嘉定嘉定於
南土爲最劇儀爲之績業奮起每決事解若迎刃郡
或有疑獄輒委之儀立斷無留邑中稱平先是軍兒

有耗加量之三以爲常儀令民輸銀粟如額而止衆
譁以爲贏已儀爭曰此國計有額吾不令雜以粗粃
足矣若之何益之卒如議民減粟數千諸豪奸逋負
飛詭悉議鰲章太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徵拜御史
按陝西值關中饑甚至則䟽言民所困苦請發公庾
暨羨金分屬賑之漢中守素貪黠儀遇之如常出境
卽論其狀詔逮而黜墨吏喪膽焉時秦府人虐奪民
田場利亡筭王爲之窟守令亡敢爲民直者儀直之
竟歸之民府中自此歛戢再按河南有陳守光守汝
陽令皆甲科不檢儀按之如法一道怖栗江左自正

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吳中尤甚輔臣顧公蘇人也口薦儀才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儀職而吳父老聞儀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之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薦復儀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其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以上書願留儀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於侯巡撫侯上其事於是移守蘇州儀至歎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溷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

計丈數仞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恒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葢年化行訟簡治平爲天下第一擢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郡時秦璠王艮以南沙反伐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儀筴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遇將戰儀登壘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儀曰可以夜半擊楫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海中盡殪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叅政守冀寧

虜卒突清源城下儀令洞開諸門寇望之疑有伏宵遁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蓄無兵衛者選練於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虜謀者謀知戒不敢犯頃之擢巡撫宣鎮僉都御史儀當鎮彫敝之後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於是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墮又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一新嘗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儀促兵迎戰俘酋百馬千降詔旌勵賜白金文綺晉右副都御史儀奏言兵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寢不報是歲大旱衆議餉且乏而虜把都兒等乘虛突入

所過稍被剽掠儀督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巡撫儀雖罷而廷臣交口推薦旋授陝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哈密遺種襍民間歲久滋蔓爲害儀計徙之境外肅以寧夷亦大安邊將士由是益愛之無不願爲死者詔加俸一級又賜白金文綺明年庚戌進叅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僉都御史卽撫甘肅未及行適虜擁衆犯京師移儀駐通州扼其衝儀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儀曰軍爲掠又何求虜命擒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儀不爲動翼日詣營鸞盛氣

以待儀曰 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爲公保
奸耶鸞忿密中儀會御史助之論儀不宜責入衛軍
時 上方倚注鸞遂逮儀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
下多其不假藉權奸真有見云儀有吏治才舉措事
事有法後人所罕及生平清約自持旣貴食不重肉
衣不裁綺兢兢如少時所歷履諸郡縣民皆思之飲
食必尸祝每守令至輒相告語曰得毋如王公否其
薦引士類後多爲名臣所劾治俱應法莫有怨者退
居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

陳 儒

陳儒字懋學世出交南其大父曰復宗當宣德時父子並從王師征黎氏有功以所屬如京師 宣皇帝嘉其忠賜第長安授錦衣衛百戶正統己巳北虜犯闕復宗曰事急矣臣請以死戰遂身先入賊中流矢虜退復以功進一級陞本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食廩應科貢儒則復宗之孫也自少穎異七歲時讀書輒成誦比長博學能文名冠諸生登嘉靖癸未進士歷戶曹知東昌府陞浙江副使改提督學校陞陝西右叅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左遷宜君縣典史量移廬州府推官轉真定府同知陞湖廣僉

事起復補山東陞南京尚寶司卿改光祿寺少卿陞太僕寺少卿南太常寺卿南戶部右侍郎改刑部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儒始以文著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稱賞及筮仕乃得戶部人謂處之非宜儒盡心職務罔敢忽易管昌平倉首陳五事戶部善之下其法於諸屬邊餉用饒其署郎中事餘羨獨多於諸司時有京師大賈藏珠玉欲售以規利賄中貴人奏行召買儒堅執不從止行兩廣歲辦而已部中奏稿多儒起草以屬僚裨益大司徒甚衆爲戶曹七年而守東昌東昌據會通漕當南北孔道民

力疲竭儒曰太守者州縣之倡也乃出教所屬禁貪
酷崇教化懲奢侈慎刑獄約束旣明其下無敢犯者
武城諸縣適被水患民幾魚鼈儒自往救發粟賑濟
民賴以全活旣而民以稅告儒疏其事於朝請以
郡帑積金代民田租詔可其奏男女老稚又焚香籲
天曰公活我儒爲政甚惠而持身甚廉凡公費罪贖
悉以積穀備賑不私一錢節浮費以省過客之科索
均田糧以抑富豪之兼併以是或得罪於勢要而聲
名亦因此起儒之在浙也巡視寧紹海道寧紹者浙
東海洋要害豪商猾夷湊泊處也治利用嚴儒首按

文武賊吏捕縣丞藍佐指揮揚淮寘之法軍民惕然
震懼韃靼渚等衛所屬海外巡視者不至以故多奸
儒破浪渡海操閱軍容因按其尤不法者諸衛所憚
其威名各思自戢久之改提督學校儒遂以崇經術
禁浮靡爲已任與諸生約數千言皆以道德實行爲
先首革書院之冒濫衣巾者士習翕然一變時有議
欲爲某公某公建三仁祠者御史業已許之儒駁曰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三人者豪傑之士也未可爲
仁也御史曰然則易以同仁何如儒曰吾所爭者在
仁不在三也其事遂寢儒識鑒精明士一經品題輒

中高等浙省至今稱爲得人儒之在陝也分守慶陽
適大學士翟公巡邊以儒自從坐籌樽俎相得甚歡
庚子秋虜入原州儒以兵從尚書劉公督戰却賊擒
斬數多欽賞銀幣平鳳等處誣人以盜死罪數十人
儒掌憲司立辨之得釋者過半郃陽令張某以炮烙
刑誣服盜罪枉死者五六輩矣前按察使劉君直之
而張令者與權力幸臣有故嗾御史劾劉君落職儒
鞫其用刑迹執令下獄令復乞幸臣祈免儒笑曰吾
得正國法雪民冤足矣寧殺人以媚人耶獄成知縣
罷黜誣者得釋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外任

其爲山東布政無異於在東昌時積羨餘及贖金糴穀至數十萬石以備賑濟中丞曾石塘公大服時值山東鄉試儒爲提調官而葉御史監臨御史以錄文犯上怒逮獄併逮儒或勸令自辨儒曰豈有同事而不同其患者乎及對獄一無所言御史廷杖儒降雜職或報御史死矣儒曰吾幸不諉罪御史不然是伯仁由我而死也同事者聞之環揖之曰公真丈夫矣儒在戶部時以議大禮被逮及是凡再逮憂患備嘗而志氣彌勵儒上書乞終養當道素重之不許甲辰夏抵官舍關隴士聞風而來者相踵總制張公延

之講學不赴門生故吏饋遺一切謝絕雖顛沛中清
操自若也踰年量移佐郡尋復僉憲以內艱還服滿
補山東始乞居宜興久之赴任出入南北間歷光祿
太僕及太常卿權國子監事舉廢墜立教條勤勤懇
懇不少置南京糧儲舊有餘積此因司徒用詘哀南
額以益之而南計亦詘儒提督其事及署部篆心切
隱憂若不能以終日者及具疏建言利害督江浙湖
三省藩臣監運上納復查汰冗食歲省數萬當其憂
慮初人或謂其過不數年而叛軍以缺糧激變乃知
其非過憂也甲寅秋虜入宣大殺總兵官岳懋時儒

在刑部廷推兼僉都以撫其地儒至邊宣布上意散
軍糧清屯田理逋負劾冒濫將官邊務肅然凡六閱
月復命稱旨陳安邊十事悉見施行 上欽賞銀幣
以酬其勞乙卯夏奉 勅巡撫漕運冒暑就道僭運
如期復條陳漕政事宜無不切當是歲倭夷由通泰
寇揚州揚州當運道之衝沿河舳舻銜尾相接又運
司設城外鹽商輻輳居民數百萬賊尤垂涎儒奏築
城下令所屬邑鎮如臯泰興海門瓜洲一時併築城
甫完而賊已至居民皆入城守禦糧運入瓜洲城以
免賊遂遁明年春儒感病危急家人驚惶儒索筆書

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復恐以病廢事召其子龍授以疏草乞休不允越三月少瘥倭賊復寇揚州儒聞報力疾前進檄召徐邳等處兵殺賊亟命徙運司積稅入府庫寇至首犯運司環顧一無所得大詬城下而儒所調兵亦集乃晝夜登城督將士力戰前後斬獲數百級三獻戎捷於京師倭賊旣退儒病益甚累疏乞休召回別用儒又陳乞 天子勉留復序其禦賊功賜銀幣丁巳春隨衆陳乞得致仕乃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儒惡貨殖之徒視財有若讐已積數十金便不能寢必散盡乃已以故罷官後

家益貧徙居宜興就田資給以終曩志足不入官府
惟日與一二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辛酉二月以疾
卒

徐珏

徐珏字汝和少遊涿州性骨鯁有膽智以屢試不第
遂投筆事武登嘉靖癸未武進士始贊畫寧夏卽立
戰功後陞居庸把總時大同軍叛殺鎮巡官據城不
下上命職方郎往撫乃携珏行珏至單騎入城諭首
惡以大義衆咸感泣悔服事寧賜白金三百兩陞大
同都司歷轉副總兵庚戌虜犯京師入援與虜力戰

身中流矢猶奮勇鬪擊虜號爲天神虜北捷聞上
方食卽撤御前饌以賜仍錫飛魚衣一襲遣中貴親
賫至營勞之實授都督僉事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
大同以忤時相意左遷紫荆鎮守復改保定鎮守是
時虜薄浮圖珏與虜拒戰八晝夜枕戈露宿虜遁當
道薦之以爲奮不顧身雖古名將無出其右者無何
爲忌功者所擠時論多不平丙辰南倭蹂躪福浙珏
率子姪爲先鋒夜抵倭巢值大霧諭諸子姪曰事危
矣余受國恩隆渥以此腔血報朝廷故願也汝輩
須念妻子勿強從我盍去諸子姪感奮激勇遂三獲

大勝至今子孫多世祿者蓋其功焉陞南京中府僉
書提督大教場珏以直道不爲時容被論促裝未行
時南京有脫巾之變殺黃侍郎刼藏庫珏聞奮然曰
今雖不用我脫身苟免非吾志也卽驅家兵戰於城
中擒首惡數十人梟渠魁馬三兒首示衆叛始解散
留都文武百執事交章復留居舊職未幾轉北京後
府僉書以老乞歸 恩詔進階一品

陳堯

陳堯字敬甫通州人生有貴徵始在外傳日誦千言
齟而舉里塾中就州試高通州鵬得之喜飯之郡齋

肱篋授堯尚書立盡二三策無所失頃之督學使者
行縣覆試大奇之會臚列諸生以次進使者置堯坐
側則以首卷授之旣而目堯問何如堯不對使者驟
然咲曰此不足汝邪退語人曰孺子難下人嘉靖壬
午舉於鄉十四年舉進士部尚書試 世廟議堯宣
言曰尊親宜莫如循禮宗祧之謂何夫以世則獻宗
得齒 孝宗其 昭穆同也異日者祧 孝宗則以
獻宗祔比歲大裕則並出主裕之於禮得矣部尚書
當其議卒莫敢持始爲郎則以水部出治清江浦所
至審擇便利人至今法之已亥轉虞衡司員外郎尋

進營繕司郎中會 世宗治行宮輦華城堯與同會

郎爲植堯力言徵商不便第罷勿徵同舍不以爲然
徵如故比卒事堯視同舍省數十萬緡無何復領大
高玄殿之役故事諸內監徒屬悉竄將作籍中堯晨
入操籍而名比及期按籍而稽故事內府徵材用部
議率以三之一削之堯笑曰此愈削則彼愈騰此直
爲彼地也堯獨操心計不豫計而事事辦所省又數
十萬緡比論功堯獨避舍不入於是諸同舍皆擢去
堯僅得賜金壬寅出守台州居五載治行爲東省第
一部使者四上之會貴公子奪婺人田堯不假貸遂

中以蜚語量移南安堯治南安如治台州得民愈甚
其月而郡大治戊申轉長蘆都轉運使居五載人人
爲堯望堯咲曰使中大夫轉運佐國家之急何望
也故太宰萬公自南過堯公署公署一新太宰喜曰
今有司率以遽廬視官舍而以磐石視私家君不其
然賢矣賢矣尋轉廣西叅政蓋出太宰云又三年轉
貴州按察使時方程材木取丹砂使者相望於道堯
獨持議毋罷荒服以稱上心丁巳以平寇功賜
金幣戊午轉雲南右布政使堯以粵踔遠而法弛務
張之諸宗室必待報而後食祿毋先期諸達目必籍

長子而後支糧毋闌出先是堯爲按察宣慰使安萬
銓遣撫州人王天爵貨御史於家御史佯怒萬銓下
天爵吏意屬堯釋天爵堯寢不行於是列萬銓罪狀
請治之堯獨爲之持平無所問及堯在粵而按粵者
爲故御史鄉人於其行故御史授之指甫入境輒笞
司吏以嘗堯堯咲曰御史磯我耶乃公直吞雲夢八
九耳御史終不得其隙乃罷居三年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四川時袁州納賄四方獨言不識陳巡
撫袁州尋敗堯歎曰嗟乎余居郡巨室不容居藩臬
部使者將不利比受疆事執政不見知然卒無奈我

何命也六番招討二子爭立其黨各操兵堯檄長子
楊承譽襲父官散其黨鄉民以白蓮教上變境內譁
張堯逮首事者繩之散其黨雲南土舍鳳繼祖叛入
建昌彼中購之千金詔捕之蜀堯言滇阻水終不
能加蜀兵籍令兵自蜀興是蜀賈滇禍也卒按不發
繼祖歸蜀吏多舞文率火廨宇滅其籍堯廉得奸狀
皆伏誅癸亥轉南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工部兼憲職
總理河道比歲水溢奏蠲江北椿草河夫逋賦三萬
緡會黃河由溜溝入漕淤上流數十里費以萬計者
二方議興工適河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其後淤沛

下百二十里大害漕堯遣小艇得古廟碑刁陽湖遂
引漕舟悉由湖陵城入卽河塞漕如期堯已改刑部
右侍郎旣代輒䟽引疾不許已復轉左侍郎逝進者
三始得請堯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旣仕卒以文學飾
吏治所至輒聚徒講業以故吳粵川濟之士多成材
堯負直方不失跬步比遇形勝未嘗廢游觀南安爲
之築醒翁亭於龍屏山則以堯當廬陵直不飲耳堯
喜因號醒翁尤篤於孝友始入官自省之郡必奉母
行旣而其母春秋高輒留內子代養出入西南垂二
十載終不以家從及當母季年輒力引疾歸養堯始

有產不忍令仲季獨亾輒割居室二區負郭之田數百畝分盡歸休十載而卒

宗禮

宗禮字周道別號清渠其先蘇之常熟人國初有阿佛公者從軍北征隸於燕禮中嘉靖己丑武舉由祖職加二級署指揮僉事歷本衛軍政大寧都司北直民兵叅將神機營佐擊歲積勞勩因以佐擊奉命禦倭於浙卽日兼程行至時新場百里皆賊藪數奮兵挑戰先後被創堅守不敢出又敗賊於新城堡乘勝攻破新場賊大慟倉皇奔新場遯去旋奪回被虜

婦女六百餘口而新塲諸穴悉平前是以南人柔脆
不任戰倭益張禮屢剉之聞者相顧愕眙以爲神四
月總督胡公宗憲檄禮隨賊所向追剿之連有吳江
嘉興之勝十九日兵至崇德縣探倭至皂林勢且犯
杭禮率兵遄往皂林迤西石橋止營禦之三十日倭
萬餘夾河來戰禮統兵不滿九百人自寅至辰所殺
傷多賊敗去頃之復來戰自辰至巳又自午至申賊
番休來攻三戰三北死傷無筭軍大振會石橋前鋒
中賊砲橋失守禮被重傷猶裹創奮臂戰徒以九百
當萬人衆寡遠不敵兼盡日乏食軍無後救者禮力

竭仰天疾呼曰死當滅賊以報國遂遇害乃是日之暮也事聞下詔褒之贈都督同知廕一子世襲指揮僉事予祭六壇謚曰忠壯建褒忠祠於皂林有司以時饗焉

蘇志臯

蘇志臯字德明固安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湖廣瀏陽知縣調江西進賢縣被徵以催科不及額陞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直隸廬鳳兵備僉事爲建閘壩事陞俸一級陞分守宣府右叅議爲捷音事陞一級陞陝西潼關兵備副使以宣府督餉不力謫河州知州

以督撫兩察院會保陞涇邠兵備僉事庚戌虜警九卿科道會推陞鴈門等關兵備副使歷陞陝西左叅政山西按察使右布政使甲寅會推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贊理軍務考滿陞右副都御史爲生擒大虜頭目等事陞俸一級爲捷音事廕一子入監讀書累蒙賞賚寵遇特厚焉

劉效祖

劉效祖字仲修別號念菴其先出山東濱州始祖當文廟時徙實都下占籍武驤左衛祖達以明經爲御史大夫效祖在襁褓卽喜弄圖書早善屬文嘉靖庚

子領順天鄉薦時年甫十九已而御史大夫歿家中落效祖侍養盡歡父疾日夜侍湯藥顙天願代父不起哭幾絕人以孝稱庚戌登進士第出理衛輝故事司理以風聞應直指效祖察舉一二豪猾及事之重且大者鞠報稱文無害嘗謂擊賣菜傭爲風裁不爲也延津周氏某冤罹大辟竟白之其所平反無筭攝郡事釐奸剔蠹惟民便暇則進諸生談藝得其教以進取者翩翩焉磁州牧周某有墨聲恐洩夜懷金遺之則遜謝去後復以私篋竄行李中旣露則密馳以還以是剡薦纍纍俱以人望推轂之癸丑陞戶部主

事卽視九門未幾奉璽書易粟梁趙間輦之督亢備雲谷緩急事將竣又勅督所歷逋負則次第催科商民便之已而督漕天津歷陞本部員外郎郎中職市金珠爲內供時上厠主豐臺省建自主儉效祖籌盈濟虛權可剔否大司徒據之以請如調劑然比歲烽火無警各營草日腐累商效祖議散之諸營而見貯者給商以直人人誦便蘭州度支蘇郎中以不預支倉儲被誣劾效祖爲雪之蘇得無恙清苑高公以諸司事盡委視草分宜父子每見其疏私重之欲羅之入幕乃婉爲謝遂陞陝西固原兵備副使行不入

辭別不具饋固原於平涼岡寺地去步武岡卿某有
內援日庇牧卒如私人卒每縱橫有問者輒撼以危
言效祖不爲意徑執之置于法郭公宗臯謫戍原州
請間一歸葬母諸大夫但佯應效祖大言曰戍者以
失柄臣心吾儕可錮人以媚人乎况纍臣非埒大僂
且也以親圖歸何失孝子心第歸我卽罹譴勿恤中
丞裴公行塞歷平涼朝王就席次以逋祿請裴公難
之旣罷遂誣以舉爵壽王緩屬不敬欲上其罪效祖
聞之乃曰嘉禮有注責在藩相所不預具焉用彼哉
當先繫璫矧王以糧故於杯酒責望如國體何璫語

塞旣而諸王孫遮道以挾則請姑面允去裴又否否
諸王孫開效祖責以危言身護裴以行王與諸王孫
乃知朝廷紀綱森然如此一日虜忽闌入花馬池城
下元戎提兵出無乘城者效祖先登鼓諸老稚備矢
石虜覘有備竟解去城以完癸亥大計爲忌者所中
當東歸原人扶老攜幼號泣車前者聲震四十里歸
則闢日涉園陶情觴咏間少醺作樂府數闕擊節歌
之乃肆力修詞人業與海內詞客爲詞林盛會諸大
夫或就而問政多所指畫語不及私會王大成變有
欲以奇禍中素隙者事屬白金吾白請決策則握手

示曰族人徇人毋論非丈夫所爲如冥冥何第訊罪人自得其情白如其言大成伏辜幾中者得無恙京兆曹公念京畿首善地闕專誌欲徵載筆督府劉公以薊門邊乘先聘之因而如檀州作關鎮志凡三閱歲以是得縱遊諸塞上所至輒有紀效祖一日聞

主上問其姓名因賦詩志盛曰更生雙鬢已蕭騷敢謂文章擅彩毫過誤偶承明主問因緣不是鬱輪

袍萬曆己丑卒年六十有八著述有四鎮三關志十二卷春秋窻稿二卷劉仲修先生詩集若干卷文若干卷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清時行樂二卷燈市謠

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語短柱效顰閑中一笑
裁冰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於世

福時

福時東安人生而相貌奇偉性資穎悟熟韜略善騎
射嘉靖二十四年由世職歷官漕運叅將值黃河爲
害僨運八載以軍法部署日泛駕於洪流怒濤之中
艱苦萬狀飛輓爲浙直先時身處膏腴不私一錢嚼
然不滓之操信於遠邇以故相國徐公階本兵楊公
博相與爲特達之知晉掛印總兵填淮安總漕如故
一時聞譽上徹宸扆世廟以清不過福時勇不

過馬芳稱之尋徐楊去國有欲得時秩者賄言官論去之人無不以爲寃數載益都張侍御特疏薦起有徧問在運官旗毫無科尅之語足徵公論之不容泯矣里居以來家不增一椽飯蔬飲水日與農夫野老逍遙林下不以爲悔也

王 遴

王遴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初授浙江紹興府推官陞兵部主事員外山東僉事河南叅議山西岢嵐兵備副使擢延綏宣府巡撫兵部侍郎歷兩京工戶兵三部尚書職業修舉聲譽卓然所著有大隱堂集四

卷二鎮疏草八卷奏議十卷

王 鈇

王鈇字德威其先東陽人後徙順天左驤衛鈇自爲諸生儻蕩有大志所與游皆四方豪雋譚論好稱奇節常目笑咕咕豎儒不足共天下事嘉靖庚子舉于鄉庚戌登進士第會胡騎薄京師鈇盛氣白大司馬願提三尺從行間擊虜都人士壯之尋上命如楚封八王道東陽上先人塚具酒食大會族里意氣逸甚壬子拜常熟令邑海壖大豪多斂亡命作姦監司檄收之鈇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麇驚招之便亡何

諸大豪躡踵至鈇盡貫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癸丑
島夷入寇吳中震動鈇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
卽爾刑以有緩急也儻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
曰願效死鈇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
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盱食命工厲兵械試以擊
刺無不應手糜者邑故無城鈇請監司城之甫興役
寇犯福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鈇擁衆壁野誓以死
禦會邑簿李宗昭有蒼頭安者猝遇賊挾毒弩射殪
三人賊惴恐宵遁鈇乃親執扶行築凡三月而城成
明年甲寅夏孟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石交下賊

稍稍去鈇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鈇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鈇馳羽書乞援備兵任環統苗卒應鈇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棋決之繇曰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鈇果叩任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鈇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勦寇功輒以三丈浦爲冠自是鈇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卽犯成擒矣明年乙卯賊掠旁邑方舟從吳門向尚湖還海上鈇按劒起曰叢虜乃尚

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陽陽去時叅藩錢泮者素
善射初寇至從鈇登陴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錢
從吏之鈇益奮倉卒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艇數
十追躡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夾岸攻我時獨耆長
數人從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鬪死鈇奮擊及濘
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刃剗鈇腹中矣錢亦
鬪而死時鈇年四十二監司上其事于 朝詔贈太
僕寺少卿製文遣祭賜長子汝祐錦衣百戶世勿絕

趙 錦

趙錦良鄉人登進士第除南京戶部主事分司揚州

鈔關一無所私陞署郎中改吏部稽勲司大同軍變
佐戶部侍郎胡公奉命往平之歸掌職方事咸允
愜大司馬依重焉陞温州府知府山東副使山西右
叅政浙江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艱
服闋推任大同與總帥周尚文不協上疏求選改甘
肅又改雲中上疏論兵機十六事召用爲大司馬
協理戎政以獲哈丹功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加太子
太保逆鸞事敗連及于錦謫戍山丹衛士論惜之

劉體乾

劉體乾東安人登嘉靖進士爲給事中時有所建明

繼任通政以恭勤著尋轉戶部侍郎于國計多所裨益擢南京兵部尚書能勤職弗替卒贈太子少保

李玳

李玳霸州人初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中恤刑山東多所平反出知岳州府以採木忤當路調彰德消藩王之變尋陞山西雁門副使轉陝西叅政以母老乞歸囊篋蕭然所居僅蔽風雨 穆廟初詔起江西叅政不就性極恬淡而與衆又極和易識者謂其爲真士夫古君子云

姜璧

姜璧字元卿別號蒲汀文安縣人生而馴謹篤學領隆慶庚午鄉薦明年成進士授樂安令萬曆丁丑入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戊寅出按兩淮鹽法旣報命以外艱歸癸未服闋出按中州以疾歸丙戌起原官巡視京營戎政復巡視京畿兼掌河南道事大計羣吏壁在西臺先後十三年始進大理右丞尋轉左晉左右少卿辛卯春晉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壬辰秋有言其速化者詔改壁留都壁以太夫人老不復出又三年疾卒年五十有七初樂安有大俠王彥飛者聚黨橫里中操赤白丸報讐以睚眦殺人它令莫敢問備

兵使者行縣索之弗能得璧至召諸賊曹語之曰若輩受賕縱奸臯當死能縛王自贖當貸若臯衆恐願自効卽共爲具飲王中酒伏健兒急縛之璧度已得王又虞有道刼者預勅尉率徼卒逆之刼者猝遇尉悉駭走遂逮彥飛至庭論旣具立斃獄中而爲令散遣其曹悉勿問衆咸凜凜在邑五載威惠大著其按淮上也主在杜干請剔積蠹富商倚請託爲奸利者無所容其私時淮揚饑奸民以其間競爲私鑄錢法大阻商販不通百姓嗷嗷幾釀大亂璧檄所司禁私鑄而亟發金錢萬餘倉粟數千賑之始以事聞全活

其衆於時黃水入淮淮大溢總河大臣與撫臣相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倖貳又有議罷范公舊隄勿修而別開支河者璧疏言倖貳權輕不如專任守令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罷總河以其事歸撫臣便又河口外高內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潮闢私販之路不若修范公廢堤使內水不出外水不入外不損鹽竈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疏凡數百言皆鑿鑿可行部覆如議事竣有白金之賚中州宗室最衆而祿最不給或有言宜開宗學恤貧宗者下有司諫悍宗睦檮輩指是爲宗正睦檮罪鳩其黨羣擊之因

聚衆稱亂人情洶洶壁時方在道聞之卽疾馳入大
梁捕其謀主袁東魯數人令武卒列伍脩非常始疏
陳其狀有詔梟首惡而釋其黨中州宴然壁常言治
大猾宜緩急則謀洩而易脫平大衆宜急緩則黨固
而難安真名言也河南贖鍰歲額四千後漸倍之壁
曰此膏脂也非刑罰嚴峻何至是卒疏如舊額睢陳
東連曹徐西接亳潁故設有兵巡道彈壓盜賊久而
罷至是有議復者壁言增官則增費若改清軍道兼
屯鹽而以屯鹽道移駐睢陳則事專而費省議雖寢
識者是之壁之主大計也疏言五事曰急先務精考

覈禁營餽懲貪酷愼委署雖未盡用其言而無私毀譽無徇造請時服其公已開府鄖陽當恒擾之後推誠布公一以寬行之而不欲如東濕然地方方賴以收寧而中蜚語歸矣璧旣歸猶有跡其撫鄖時事者見一切鍰金皆儲以待餉議者始息璧豐儀偉貌望之者以嚴見憚而卽之油然可親嘗誦伯淳言掇拾短長以希直名有所不能蓋終身以爲則焉

張祥

張祥澧縣人字夢麟號魯郊爲人孝友廉慈遇事敢爲凡有不便於民者輒條議妥當邑賴以甦息舉父

遺產盡與兄姪蕩盡復以已產與之中萬曆丙子舉
人初任壺關縣知縣復任原武縣皆有異政及歸撫
按連章保留百姓百餘人赴闕借寇不報建生祠
尸祝之歸田數載閉門却掃潛心義理身體力行不
爲矯飾居恒一布袍未嘗以一事干人至於葺學宮
立文會新岳文肅公祠諸懿行有不可盡述者

楊慶

楊慶順義人爲弟子員時咀儉茹朴讀書學宮別舍
常以鐵磬注水而炊領鄉薦後十年授胙城縣知縣
先胙有公田千餘頃爲權貴所據歲可獲四五百金

慶至之日必欲出之以公民利因而構怨取中傷遂
免官歸時行囊止有俸銀十兩聯句云程途千里十
金俸仕宦三年七品郎幾卷舊書有余味吾兒管領
襲秋香後子果領鄉薦

江北

江北霸州人初授河南洛陽縣知縣歷陞南京福建
道御所建白以平島寇欽賞白金文綺後因
論北臺長卿千相意出爲山西平陽府知府尋
罷城內外創兩園積書數千卷日諷咏其中而未常
一字干有司郡中文物賴以一變

王 原

王原文安人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於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其值不能辦一歲之差使地去差存吾與汝俱不免爲餓殍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以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煢煢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於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已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酸痛不能言及寇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去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

詎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境轉而東行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於田橫島時日已西沉颶風甚急止宿於塗路口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煮飯就乞食與一孟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真箇來好去還須去忽驚祠門軋然有聲一丈夫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丈人曰鶴鳴於天其子隨其影以和之今形影不相屬而卒以相合不敢許爾原語以夜夢曰吉夢也人非匏瓜焉能繫於一隅夢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

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
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踰月入輝縣縣帶山
有古寺名曰夢覺曰愍報原雪夜造夢覺寺寢於門
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
至此原噤噤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
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食之粥珣方與禪僧供晨
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
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敘寒溫珣曰汝父謂誰曰某
珣呼原乳名不覺歛歛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
歸意曰棄妻子二十餘年有何顏見汝母乎不免爲

輝山下孤魂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哀而大
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
名僧也口占七言以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
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年罕見王君子借
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
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紙筆併述其始末以付原時珣
年已六十有四歸而團聚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

尹山人

尹山人者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
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

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爲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
關臥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
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麪近四十餘碗
客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無
留餘也一孫姓者接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焉孫戲
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卽買而饋之噉瓜立盡
無留餘也戶曹員外李遣僕上病疏一日辰刻尹見
其僕於北闕端門前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
日午餐尹報李曰今旦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急束
裝行耳後僕還覈問果合南北迢遞三千里驅返纔

一飯頃人聞而大異之其御史當仲秋耗磨日命其
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孔
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夫何召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
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召已也御史
亦異之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大棹晝睡寤而語魏
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卽出袖中
兩橘畀之其時南都尚未有洞庭橘也南都一貴人
之母敬事尹數數修供進衣饌甚虔旣而所愛孫少
未冠而病沉綿疴瘵諸醫擅時名者皆謝不可治廼
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爲我以太夫人遇

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爲爾一救令置兩榻相附
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轉喉
嚕嚕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勢遍體流汗如雨
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
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守仁試禮闈卷落卒業
南雍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
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
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勲業顯哉文
成悵然惋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僞誑世自務
飾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

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衆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并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爲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廼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我亦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注悟真篇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叅同契與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奧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姬易艮卦彖爻三教渾合之旨翩翩千百言衆驚異悚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邃於玄學也尹歸倚牆

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
則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
睡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鞋我不能待別矣
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子弟獻所贈
尹曰是豫料我將遙適也無何逆闔劉瑾潛圖不軌
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
觀騎一鶴凌飛去

崔鑑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
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

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
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
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
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
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搆被辱萬狀今
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
勿他也語畢卽潛入生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從傍
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亾
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
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

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
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
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牖下第
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
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
死者悉發伍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廼廷尉春
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
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
鑑旣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

楊 墳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
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
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
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寃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
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
四年駕留虜廷羣臣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
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
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
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莫敢辨明陷彬於死雖
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

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介草茅身無祿
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
達因是欲盡去異已者乃緩塤死使誣少保李賢指
使塤佯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塤乃
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
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塤事
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
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塤云塤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
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
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已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

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
齟指稱歎以爲不可及蓋其天姿敏悟如此於書法
詩格不甚習而徃徃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旣不
避權奸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
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終

補遺

武周文

武周文順天府大興人洪武末年以儒士明經入侍
燕邸成祖龍潛時命入侍講求樂丙戌召至慰勞
備至特命爲侍講學士賜冠帶織金羅衣一襲上

謂學士胡廣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僚
亦有知者然未若武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
流動處蓋易貴知變不失其宜古人隨時從道之說
最爲要妙亦在虛心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
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少次日周
文入謝上憫其老乃命爲侍講學士賜之休沐